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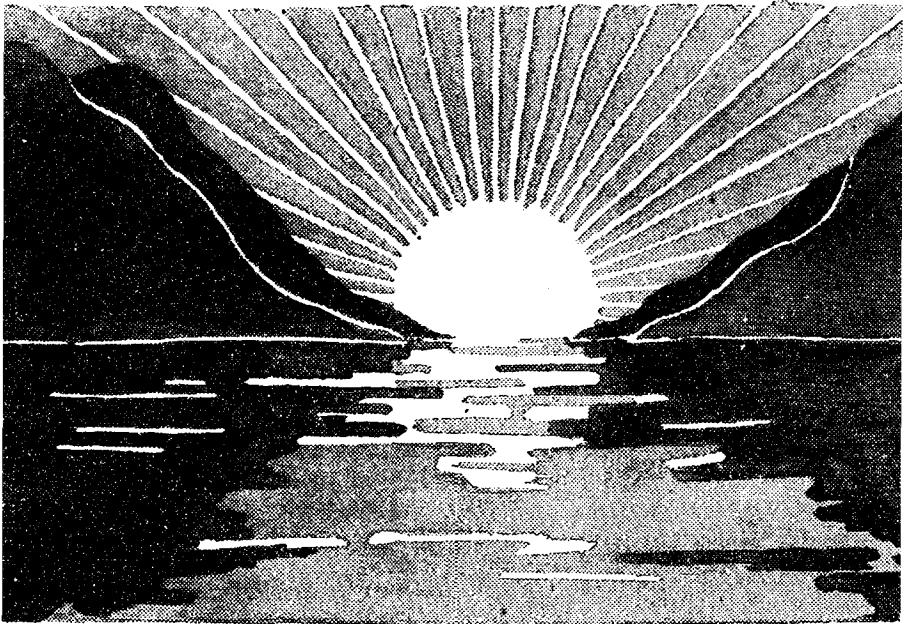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叢書

性靈的人

請介紹

萬風山 著 王繼文 譯



北平光啟學院

書叢小生人

# 性靈的人

譯文繼王 著山嵐萬

院學啓光平北

##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

人類是異於禽獸的，因為人是有靈性的動物，我們常說：「人爲萬物之靈」。的確，一切人都承認：人與禽獸不同；但是若用哲學的方法，將這問題加以證明，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，因為那些形而上的證據，不使人接受。兩月前，我的心理學教授喬行簡先生將一本小書介紹給我，書名 Balthazar，或名「人的靈性」，此書的作者是法國現代著名哲學家萬嵐山先生（Auguste Valensin），我將它讀了一遍，感到很大的興趣，於是便利用課餘的時間，將大意譯了出來，以貢獻給我國的青年。

我相信：假使一個人靜心遵循作者思想的路線，最後定會發見真理的，因為他的推理的方法和步驟，都是很合乎邏輯的，而同時又用極簡單的對話體裁，將他高深的意見表達出來；我記得我的倫理學教授穆啓蒙先生的話：「良好的作家分三等：最低的一等是用普通的話講普通的事，再高一等的是用專門的話講專門的事，而最高的一等是用普通的話講高深的問題」。法國這樣的作家，除巴斯加外，一定要推萬嵐山先生了。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七日，譯者寫於北平西山。

## 人的靈性（第一對話）

部羅塔（下作部）：郝利思，請你告訴我，當我對你說出這 Balthazar 名字時，你聽見什麼？

郝利思（下作郝）：啊，部羅塔，我所聽到的就是你向我所說的 Balthazar，可是 t 和 a 中間的 h，除非我用眼睛

看見，用我的耳朵是決不會聽到的。

部：你相信聽到這個名字嗎？Balthazar 那幾個音節是不能同時存在的，你怎樣會聽到它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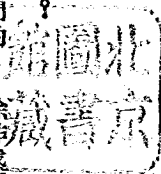
郝：我不瞭解你的意思。

部：我願意說的是構成 Balthazar 的三個有音字母的聲音，不能同時存在，而是逐一繼續存在的，這樣你祇能聽見名字的一個音節，整個的名字是決不會同時被你聽到的，你想怎樣？

郝：但是我聽到的恰是你說的那個名字，名字的每個音節不會有什麼解釋，除非在這幾個音節連接以後，我才明白它的意義，好！我正在說着，我獲得了真理：這個名字決不會同時存留在我的耳鼓裏，它剛剛震動了我的耳鼓，便立刻消失了；可是它的每個字母消失後，我的記憶又會一一把它們重現，也就是我的記憶，將我先後所聽到的音節聯接起來而保留着。

部：我從前在純粹理性批評一書中，讀過一段類似的事，那是在第一版，第一部，一卷二章二節；那一節寫的很好，它的大意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裏。那麼我們現在要看，你的解釋是否清晰。總之，你願防備時間不可抗拒的逃走，同時也因着奇妙的記憶力，使那些實際上逐一連續的聲音，而變為同時的，但是你要告訴我：消失到虛無中去的字句和那個在記憶內重現的字句中，是否斷了聯繫？

郝：在它們中間仍舊保持着一种秩序；假使你說當第二個有音字母被我聽到時，第一個已經消失了，那麼我應該告



訴你：事情爲我却不是這樣，一切的有音字母在我的記憶內都會同時發出聲音來。

郝：郝利思，你所聽到的是一個單音字母或是數個字母湊成的音節呢？

郝：實際上說起來，我並不區分單音字母或是數個字母湊成的音節，我以爲有多少字母，就有多少音節。

郝：你的思想太混統了！好吧，我現在也不加計較，可是我請問你：你是用聽覺斷定所聽的音節，或是用視覺斷定所見的音節呢？

郝：我們以前講的是所能聽到的字，那麼只是就聽覺而言；可是我並看不出這種分析的必要。

郝：我相信：這種分析就理論方面而言固無必要，可是就視聽的不同效用而言，却很能幫助我們今天的談話。實際說來，即便我讓你任意信從 *Baldassar* 的三個有音字母被你同時看到，可是只要你相信組成 *Baldassar* 的三個有音字母不是同時在你的耳鼓中震動，或不同時發生於你的聽覺想像之中就夠了，請看！這是我最初要使你承認的。現在再拾起我們的結論：那三個有音字母應該是分清楚的，否則你便決不會聽出它們所組成的名字。

郝：請你再講清楚一點兒！

郝：假使構成 *Baldassar* 的三個有音字母混成一團，就好像一個鋼琴師，同時用手按着許多鍵盤，你還能分清這個名字嗎？

郝：那自然不能。

郝：不論怎樣，我相信你所聽到的名字，它的每個音節應該是有秩序地排列着，但請你告訴我：在什麼媒介裏有這種排列呢？

郝：既然它不是就視覺方面來說，那麼這種排列便不在空間中了。

郝：既然不在空間中，那麼便當在時間內了，試問除了時間還能有別的媒介嗎？

郝：不能有別的。

郝：我說三個音節除非在時間內有先後的次序，便不能不混亂。可是我們若說音節在時間內排列，就是說一個聲音

繼續別的一個聲音，就別的一方面來看；如果我們不是同時聽見名字的幾個音節，那麼這個名字爲我們便沒有什麼意義，郝利思，這是不是應該證明的一點呢？

郝：邵罪瑤，你的理由倒很玄妙，或更好說是一個絕妙的詭辯吧！因爲我覺得這種理由太欺騙人；可是我一點兒也看不出它從那一面來騙我，假使你的話對，便要生出一個奇特的結論，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合理的結論。我奇異的是：我的耳朵清楚地聽見這個名字，然而照你的講解總不會同時聽見它的全部，只不過是名字的一部份，這顯然是沒有聽見它。呵！我怎樣能割除你這種無稽之談？對這個問題，我們應該請一位哲士來解決。

郝：郝利思，一個人只要他肯忠實地思索，又能強制住自己的思想，這個人就配稱爲哲學家；這樣，我們便不需要請別的哲士，因爲哲士的成功，全屬於我們自身呢！可是如果我再向你提出更大的難題，再將那深淵掘深，使你無法彌補，那你要做什麼？

郝：我聽過你這些無稽之談後，我在準備接受其他任何一切，這就好像一個人的手感覺到大的雨點，他便仰長脖頸，等着驟雨的來臨。

郝：現在我們要詳細地研究一下，當人家呼出 *Balthazar* 名字時，這個名字是否真的同時存在呢？我以爲湊成這固名字的几个字母，應該是彼此連續存在的。

郝：騙子！我早已看出你要把這些字母弄到互相連續中去，這也就是等於將它們化爲烏有呀！

郝：請你回答我：用什麼湊成 *Balthazar* 的第一音節呢？

郝：是用一個輔音字母 B，及一個有音字母 a，最後還有一個流動的輔音字母 l，我回答的好嗎？

郝：很好，可是你知道何謂有音字母及輔音字母嗎？你知道它們有何區別？

郝：你願意說什麼？

郝：照聲學講來：發輔音字母時應當利用發音器官的開關活動；相反，那有音字母的發出，却當保持發音器官以個定的位置，以便延長發音的時間，使人準確地聽見；所以輔音字因「動」而存在，有音字却因「靜」而存在，

你明白它們的區別了吧！

郝：我明白一點了。

邵：它們的區別，特別在歌詠家唱歌時表現出來，幾時歌詠家唱有音字時，他便應該將這音符延長；假使他願意讓人家聽見輔音字，便應該活動發音器官，將那以前的延長停止，所以我們在這裏結論說：有音字母和輔音字母是不能同時存在的。

郝：如果在發出輔音字母時，當活動發音器官，發有音字母時却不當這樣做，那麼一定不能同時發出有音字母和輔音字母來。

邵：所以必須逐一發出有音字母和輔音字母了。

郝：當然是這樣，毫無疑惑。

邵：所以在 *Balthazar* 這名字中，我說出 B 字母，接着便說 a 字母。

郝：這是顯然易見的。

邵：同樣，a 和 B 永不能同時存在，l 也不能同 a 一齊存在，結果 *bal* 三個字母決不能同時發出來，也決不能同時存在，就如那 *Balthazar* 整個的名字不能同時存在一樣。

郝：你的結論是很合理的，是不能拒絕的，但是我却不能拋棄我個人的真理；雖說那個名字不能同時存在，但我却能同時聽見它，誰能給我講明這個奧秘呢？

邵：你這種態度倒也很好，我人總不可因着一個表面看似反對的理由，便拋棄那確實的真理，然而却應該將它倆和解。假使我們適當地推想，不久就要看見真理的實現，郝利思，請你繼續回答我的問題吧！你告訴我：當你坐在進行着的火車內，你能發覺火車的行動嗎？

郝：的確，我祇能看見道路或路旁的樹在我面前經過罷了。

邵：所以郝利思，你的思想超越了火車的行動，同時你的想像轉移到道路上，但是你若同火車的行動合而為一，你



還能知道這種行動嗎？

郝：在這情形下，我便不能知道了。

邵：再比如你在一條小河裏乘船，假使船身很輕，而又遇着順風，船的速度和水流的速度恰巧相等，那麼你還能知道水的流動嗎？

郝：這便不能夠了；除非有東西浮在河面，並且它要比船走的慢，才能知道水的流動。

邵：可是在這種情形下，你仍是在思想內脫離了船，而將你的注意力放置在那件物體上，由此可知：當一物體正在向前演進，而同時你也參與它的演進，那麼你便永遠不能領悟這種演進，假使你右領悟，這是因爲你的思想已經超越這種演進。

郝：很對！

邵：我們不是說你聽到 *Balthazar* 這名字嗎？

郝：這是你的精確理由使我避免接受它；可是我決不願反對事實，是的，邵菲珞，我當真完整地聽到你說的 *Balthazar* 名字，並且那種真實性，就好像我現在看見你在我眼前一樣！

邵：如果你以爲我要你拋掉這顯明的事實，你便懂錯了，相反，我正願利用這個事實，幫助我們倆今天的談話，請你繼續回答我的問題：*Balthazar* 這名字，照我們以前所證明的，不是一個有許多階段的演進嗎？它在時間內擴展，好似一種聲音的進行！

郝：這正是我們假設的真理。

邵：郝利思，如果你聽到這個演變的聲音進行，請你聽清楚，這是你自己——或至少因着你聽見這種演變的部份——已超越這種演變。

郝：應該是這樣。

邵：可是超越這種演變，就是超越時間，所以郝利思，當我向你說 *Balthazar* 這名字時，你若能整個地聽見它，你

便超越了時間！

郝：我要說什麼？我怎能明瞭呢？何謂時間？你的結論是衝突的，尤其是你的神秘推理，更令人不解。

郝：我們暫且不要管這個結論，時候一到，它自然會把它的秘密告知你。我們的思想好似婦女，是不應該強迫她們的，只要時候到了，便能漸漸將她們說服。現在請你將我的結論拋掉，我再尋找一條別的道路，但是你必须和我一齊走。

郝：好吧！我就隨着你走，我並不疑慮你領我到那兒去。

郝：郝利思，何謂物質？

郝：可怕的問題！你選的時候太不相宜了。難道你要領我到荆棘之中麼？你已離開了正道，將要走入迷途了；你好似一個旅行者願意從巴黎到羅馬，非經過露德不可。可是我更好立刻告訴你：沒有一個人能夠正確地知道物質的定義，但是既然你問我，你一定相信是有一個回答的，那麼請你立刻告訴我，也說給我，你為何要問我這個問題呢。

郝：郝利思，你不必管我問你的目的，祇要跟我走就夠了；關於物質的定義，尤其是論到它的固有本性，本來是很難的事；可是假使我說：「物質是能移動的東西」，試看，這不是我已將物質的固有特點說出來了嗎？這個特點是大家所公認的，也不違離你的意見，這個特點，適合於物質，也祇能適合於物質。

郝：是的，很清楚！

郝：這為我便夠了，我知道這物質的特點能幫助我們的談話繼續下去，請你注意我的話吧：當一物體移動時，它經過面積的一部分，在它經過的面積內能夠分成若干點，這些點一個個地排列着，而每一點，相對活動的物體在一定時間內的位置。這許多點的集合，如果被視為在空間展開的一條軌跡，那麼這許多點就似一齊發出的；可是如果有人只注視那物體移動時，繼續不斷所佔的每一點，那麼這物體移動經過的每一部分，還是被我們視為一齊發生的嗎？

郝：不，決不！在這景況下，這些點也不過是一個個繼續存在罷了，決不能視作一齊發生的。

郝：如果這物體的移動是繼續的，那麼被它循環經過的各部分，是間斷的或是不間斷的？

郝：當然是不間斷的。

郝：是的，這個物體不斷地移動，可是這種自相繼續存在的事實，有沒有一個名稱？

郝：我不知道。

郝：自亞理斯多德開始，人家就稱它爲時間，時間的定義是：「活動體的度量。」可是我們仍繼續說：如果一個物體不停止地繼續活動，那麼它祇有把握住現在了。

郝：我不懂得你的意思。

郝：你故意地不願意懂，因爲照我們以前說過的，事情應當是清楚的，如果一個物體正在繼續移動着，它便不能佔有整個的移動面積，也不能統制整個的活動地點，只存站於現時移動的一點上——正對着軌跡的一點，因爲在它後面已成「過去」，現在已不存在了，而在它前面的却又是「將來」，尙未來到。現在我再問你：不是一個移動的物體，同時佔有許多位置？

郝：那是決不可能的，如果它向前移動，那麼它的現在位置決不是過去的位置；同樣它也不能繼續保有以前所有的

位置，否則，人家就不能稱它爲移動了。

郝：很好！現在你已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，那麼我們不再做別的事了，祇要重提一下我們的結論：一個物體連續不斷地移動，它便不斷地產生「過去」，在它眼前的存在祇有「現在」。這個對不對呢？

郝：很對！

郝：小心，別接受不近情理的思想！如果有一個存在於過去的東西，你要說什麼？

郝：我什麼都不說，因爲那是不近情理的，假使某種東西存在於它的「過去」，那麼就是說「過去」爲它成了「現在」的；你的假設是矛盾的。

部：你沒有瞭解我的問題，我的問題是：有一種東西，它能將過去的事及現在的事都同樣地視為現在的事實。

郝：啊！應該這樣說……我明白了……可是我怎樣表達我的意思呢？……我的思想怕我將它說出來；在我想用言語表達時，它却停頓下來……請你幫助我！……我應該說這個幻想的東西，已經超越那兩種事實——過去的和現在的——因為這是唯一的條件，對於他，那兩種事實被視為現在的。天啊！我不是生出了一個怪物嗎？

部：相反，你說的極好！你的思想是正確的，要看見一個物體的連續進行，便應該超越這種行動。這第一次演變的現在性，為旁觀者不能成為現在的，除非第二次演變的現在性為他是將來的；或者反過來說：如果第二次演變的現在性為他是現在的，那麼第一次演變的現在性為他已成為過去的。我們的耳朵聽見那些音節後，便確定我們的觀念。可是那利思，我們將有什麼結論呢？

郝：既然這個虛構的旁觀者，能夠同時看到過去及現在的事，那麼他必須超越我們說的那現在及過去的事。

部：你說的真好！但是你為什麼稱這個旁觀者為虛構的呢？他並不是我們幻想出來的，他是存在的，並且離你也不遠。你忘記我們同意的一件事情嗎？

郝：提醒我，我忘記了，你領導我思想的是一件很新的事情！

部：再回到我們都知道的事上，當我念出 Balthazar 這名字時，Bal 是否在 tsa 以前存在呢？

郝：毫無疑義。

部：所以當 B 為現在時，Bal 已成為過去了。

郝：這是很顯然的。

部：同樣，B 過去後，Bal 才是現在的，這三個字不能同時存在，可是另一方面，我們每天所遇到的事實，恰同上邊的相反。這三個不能同時為現在的字，被我們聽到的不是三個同時是現在時的字嗎？

郝：我同意你的說法，因為祇有在這條件下，我才能給 Balthazar 找到一個意義。

部：所以應該接受那不可抗拒的結論：幾時你聽見 Balthazar 這名字，祇就你同時能聽見它說來，你已逃出時間以

外了。

郝：結論雖是希奇，可是很對！

郝：郝利思，你還要聽更希奇的事呢！我以前不是說移動是物質固有的特性嗎？

郝：是的！

郝：同樣，能夠自相移動，便是自己繼續自己。

郝：也對！

郝：那麼能夠自相繼續，便是在時間內。

郝：我也是這樣想。

郝：同樣，在時間內，是一切物質固有的特性，可是凡不在時間內的，按它不在時間內的同樣標準說，它便不是物質的，你能懷疑這件事嗎？

郝：我不能不同意你！

郝：按我上邊所說的，幾時我將 *Balthazar* 逐漸念出來時，你却一下聽見了它，這是你超越了時間，所以你的聽覺

不是物質的。

郝：應該是這樣！

郝：那麼我們叫它什麼名字？

郝：我不知道。

郝：好！我們來創造一個名詞，我們稱它爲「靈性」，照定義來講：凡非物質的我們稱之爲有靈性的；既然當我說

出 *Balthazar* 這名字時，你能同時整個地聽見，那麼郝利思，我希望你高興，因爲你是一個有靈性的動物！同樣，誰與你相同，他便也是有靈性的。請看，這就是我所願意得到的結論，再會吧！

郝：郝先生，請留步！你一走，立刻有一個問題進到我的腦海，它使我毀滅你給我證明的真理，請你回答我這個問題

題。

郝：什麼問題？

郝：幾時我叫我的狗 Baghera 是不是牠也會聽見？

郝：這個你當然知道。

郝：好，牠不應該聽見我所呼的聲音，否則牠同我一樣地是有靈性的。

郝：郝利思，已經獲得的真理，別再讓它失掉！你又有一個新的問題，或更好說，我們倆談話又引起一個問題，哲學就好像一種互相交織的東西，或好似一個很精細的蜘蛛網，在上邊埋伏着一個蜘蛛；牠只要搖動網的一角，整個的網便會顫動，可是思想家並不懼怕，他讓人家隨意搖動，而他的真理總不會破壞的。

郝：好！郝先生，下次再談這個問題吧！

郝：很好！這是多麼好的題材啊！

郝：現在請你給我對這問題一種簡單的啓示，好使我的思潮靜止。

郝：請你注意！牲畜聽見，同時又不聽見，這是哲學家萊伯尼茲（Leibniz）的分析說法，再會吧，郝利思！我說的話太多了……我好似看見蜘蛛亂跑，有千百個新的問題要發生！

郝：郝霏珞，再會！

## 人的靈性（第二對話）

部：郝利思，你領着這隻美麗的狗到那兒去？

郝：邵羅珞，我領着 *Pateta* 到你府上來，牠有關我們今天的談話，因為牠是我們這次談話的賭金。

部：你確實願意來一次雄辯，看誰能把牠形容的美麗，我對於形容狀態比形容聲音和顏色更感興趣，這次我挑戰，你開始吧！

郝：啊！富有詩意的哲學家！我們不是討論 *Pateta* 的美麗，而是討論牠的靈性，我不是向詩人講話，而是來請教一位哲士！

部：那麼我就以哲士的立場來回答你的問題，假使可能，我不用想像的描寫詞句，而用那些乾枯無味的哲學名詞。

郝：祇要你的話清楚正確就夠了！你還記得我們昨天談話的結論麼？當我們喚 *Pateta* 時，或者牠能聽見牠的名字，那麼照你以前的推理，牠應該和我們一樣，有一種靈性；或者牠沒有靈性，那麼牠便不能聽到牠的名字，你應該選擇一個，選那一個呢？

部：我細查這雙鋒論法，兩方面都使我驚駭，我能選那一個呢？

郝：邵羅珞，假使你看事情是不可能的，我們便應該回到以前所說的事上；我們應該否認以前的結論：能夠同時領悟一個東西的繼續移動，是有靈之物的固有特性。

部：千萬不要這樣做，上邊講的都已用充分的理由證明了，是絕對不會錯誤的。現在我笑了！你的雙鋒論法的力量，只有一種虛假的外皮，只能騙那些不會推理的愚人！如果你若同我詳細地將這問題分析一下，那麼我們一定要跳出這難關，同時你也可以看出這工作易如遊戲！

郝：好！我要跟你走！假使你講的好，你的聲譽要傳到各處。啊！心理學家！請你不要說廢話，更不要說一般人所不能瞭解的話，我要用全部的注意力聆聽你的答覆。

郝：郝利思，你說你的狗或領悟牠的名字或不領悟牠的名字，你不想這個問題是雙關的嗎？你知道何謂單純的領悟嗎（Perceive）？

郝：我知道的太模糊了。可是實際上我分別得很清楚，在那種環境裏我是否有這種領悟。你現在不說話，在這萬物寂靜之下，我沒有任何領悟，你開口說話嗎，我立刻領悟你的意見。我閉上眼睛，我便什麼都不見，張開眼睛，立刻看見你這隻美麗的大。

郝：如果你分心走意，雖然你睜着眼睛，你能看見牠嗎？

郝：那麼……

郝：是的，假設你被一個難題束縛住，張着眼睛，同樣的像不是也會映入你的眼簾嗎？

郝：的確！

郝：可是你還能領悟它嗎？

郝：我想我能領悟它。

郝：這是因為你的思想還沒有離開那個對象——眼前的狗——，可是若有別的難題整個襲斷了你的思想，那你還會領悟它嗎？

郝：我好像還繼續着看見我的狗，可是我看牠的態度，可以說是純粹物質的，我好像一面鏡子，狗的像映在上面。  
郝：你是說：外面的對象不斷在你的眼簾裏發生作用，祇是你不發覺它；它發生在你內而不是你的，這是對的，但是你告訴我，在這兩種領悟之中，是否有着根本的區別？

郝：在那兩種領悟中呢？

郝：一種是在你分心的當兒，外面的對象映入你的眼簾；另一種是經過你的眼簾而被你認識的。

郝：你的問題很使我為難，我看清應該稱第一種領悟為無意識的，稱第二種為有意識的，但是我怎麼能把兩個矛盾的字用在一起？按定義來說，一切的領悟，都是有意識的。



郝：郝利思，你不曉得意識有兩種等級嗎？幾時你思想，你便應該有意識，……

郝：沒有問題。

郝：這是意識的第一級；可是幾時你回憶以前所做的事，或思想你以前所思想過的，那麼你思想的直接對象，就是你的思想，……

郝：這是事實。

郝：知道自己個人所知道的，這是意識的第二級，你現在還分辨不清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識嗎？

郝：假使人家單以為第二級的領悟是有意識的，那麼第一級不發覺的領悟便不是有意識的；可惜，從你這種分析生出一個壞的結果，這無異使我從前看得清楚的問題，現在反視為不可能的了。你使我注意這種分析，你是滿足了，可是這種自知的意識，為我變作不解之謎！因為結果……

郝：郝利思，郝利思，我等一會兒再聽你的話……我現在有一件急不能待的事要做。

郝：什麼事？為什麼？

郝：幾時人家願意在混亂的思想中找出一個頭緒，就應當將思想分析清楚，也小心別讓它再紊亂，那麼我請問你：思想家防備觀念的消失毀滅，用什麼來作支柱呢？

郝：我猜不到。

郝：郝利思，是用字，字是極好的支柱，請看關係我們談話的兩個字。

郝：兩個什麼字？

郝：我們假定以「直覺」命名那發生於我們內，而無思想作用的領悟。

郝：這好似我的視線注視我的狗時，我却思念着你。

郝：不錯！我們稱那有自己思想作用的領悟為「自覺」。

郝：這好似我是作者又是閱者，我已經明瞭你的道理，但正是在這裏我有問題；在自覺的領悟中，我們的思想一方

而是對象，一方面又是主體，這也就是說：它站在它自己面前……我試問你：還有比這個更離奇更古怪的嗎？在那裏能找到一個人，不用鏡子而看見自己呢？誰反對我，便是神經錯亂的人！

郝：你的問題很有道理！你所說的這種思想的摺疊——思想自己以前所思想過的——是不能想像的，也就是說，它在物質的世界內是沒有意義的，可是它確實存在，這是你自己已經承認的，它存在於心理的世界內，心理學家稱它爲「反省」。所以我總結來說：它屬於心理方面，而不屬於物質，你說怎樣？

郝：邵霏珞，你的理由是充足的！

郝：郝利思，在物質以外，除了精神還會有別的吗？

郝：沒有，因爲精神同物質是互相矛盾的，那裏有精神，那裏便沒有物質。

郝：所以那裏有自覺的領悟，那裏便有精神。

郝：這是我們由上邊推理所得的結果。

郝：那麼若祇有單純的領悟呢？

郝：我看好似它有兩條路要走，一方面它向精神走，一方面又向物質走。

郝：你相信你的話嗎？很奇怪，的，既然單純的領悟需要物質的合作，而這種合作在自覺的領悟內是絕對不能參加的，以致人家說：那兒有單純的領悟，那兒便有物質，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，因爲解決這個問題，應該推論到形而上學上去！

郝：邵霏珞，你是在挑戰！你用困難來試探我！我要澈底明白這個問題，你當領我到問題的頂點！

郝：郝利思，好吧！可是你當集中注意力，因爲我要談的問題是十分新鮮十分難懂的！

郝：我已準備好，前進吧！

郝：好！郝利思，若是可能，請你想像一個純粹精神的東西。

郝：好！我想像到了。

部：我請問你，這個純粹精神的東西，能不能如同單純領悟，無意識地認識對象呢？

郝：爲什麼不能夠？只要它一剎那分心就夠了。

部：奇怪！你用問題來回答問題，我正是問你：當我們所假設的那個純粹精神的東西思想時，是否能夠分心，是否能夠無意識地認識對象呢？

郝：我相信我不敢回答你這個問題。

部：郝利思，事實是不可能的。你若願意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可能的，請你告訴我：一個純粹精神的東西，能存在於物質中嗎？

郝：事情很顯明，一定不能夠，因爲我們說某種東西是精神的，就等於特地說它不存在於物體內。

部：假使它不在物體內，它在那裏？

郝：好問題！它不在任何東西內。

部：你錯了！它在它自己內，你明白嗎？

郝：一點也不懂，你是不是願意說它在自己體內存在，就好像存在於別的物體內呢？

部：不是！不是！它在自己內存在，就如同在它自己內一樣，在保存者及被保存者之間，沒有什麼另外的分別。郝：希望你瞭解你的話！它的整個實有，自然就等於它自己，它存在的樣式，如同你以前說過的。

部：郝利思，不對！絕對不是你說的那個樣兒！它是純粹精神的，它是絕對單純的。

郝：這就是我願意懂清楚的一點！

部：請你任意回答我：合成物是不是在它的部分內？

郝：沒有疑惑！

部：同時，組成這物的各部分，不也是在這合成物之中嗎？

郝：也都在。

部：一切由部分構成的，或者是部分，當在別的東西內存在，只有精神，因為它是絕對單純的，那麼它存在它自己內。現在我們再繼續討論，精神的固有特性是不是認識呢？

郝：是，當然是，否則它是什麼呢？

部：那麼最低限度，在它工作時，它也是可能被認識的。

郝：除非糊塗人才否認！我們的理智是能被認識的。

部：但是為認識這能夠被認識的東西，除了理智外，還有旁的東西嗎？

郝：不應該再有旁的。

部：最低限度，理智在思想的當兒，應該認識自己。

郝：我不能逃出你這個結論。

部：為使它不認識自己，便應該間斷它的存在，或至少間斷它的思想。

郝：照你從前的講法，事實是顯明的。

部：我們的課題在這裏設好了：在單純的領悟中，包有物質，就好像在純粹精神的認識裏排除物質一樣，可是，郝利思，這不是應該證明的嗎？

郝：的確。

部：現在最好回到我們的 *dogma* 身上。按以前的證明來說：牠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質，所以牠是虛無，可是你不怕你的狗這樣長久地站在虛無中嗎？

郝：我要追問：當我喚牠的時候，牠是否領悟牠的名字。顯然地，我設的問題不好，應該問牠有單純的領悟，或是有純粹精神的領悟。

部：如果牠有純粹精神的領悟，牠便有一個靈魂。

郝：必須是這樣的！

郝：如果牠祇有單純的領悟呢？

郝：在這情況下，照你今天的推理，牠是物質的；若按你昨天的推理，牠又是精神的。

郝：這話怎樣講？

郝：不是你已經堅決地說過：凡能領悟相繼移動的東西，便應該是有靈性的嗎？

郝：沒有疑惑！

郝：既然 *being* 領悟牠的名字，牠應該是有靈性的，因為牠所領悟的東西是互相繼續移動的；牠同時又是物質的

，因為牠祇有單純的領悟。啊！邵霏珞，你的思想是多麼混亂呀！

郝：你更好是說，這是多麼寶貴的混亂！哲士是在混亂的思想中找出秩序，若不在混水中，我怎能打出那樣多的魚

？你若同意，我們再用一個別的方法來討論這個問題。

郝：您可隨意！

郝：我們現在觀察這一點：你不是用繩子牽着你的狗嗎？那麼牠不能自由活動，你到那兒去，牠便應該跟你到那兒去。

郝：一定是這樣！

郝：如果你跑，牠也應當跑。

郝：沒有疑惑！

郝：如果你停止呢？

郝：自然牠也應該停止！

郝：既然領悟的能力同物質有這樣密切的關係，以致它倆完成同一的動作，那麼不難明白，在它倆共同的動作中，也一定有着密切關係的。

郝：我祇知道狗的能力逃不出繩的範圍，同樣，我們所談的那種動作，也應該是屈服於物質條件下的。

部：何謂一切物質能力的基本條件？

郝：我不知道。

部：除非移動自己，便不能作任何事，這不是物質能力的基本條件嗎！

郝：至少這是大家所公認的。

部：既然一切領悟與物質有關，那麼也同移動有關。

郝：這是我們的結論，可是我們怎樣表現出它們的關係呢？是不是爲得到領悟，器官要自己活動？否則，恐怕什麼都得不到了。

部：當然！假使一個人若輕輕地活動他的眼睛，他便什麼東西也看不見，一隻靜止的眼睛，外面的對象白白地映在他的眼簾裏，結果他等於一個盲人。

郝：奇怪！

部：這是已經證明的事，同樣，聽覺也是一樣，但是在這裏不是說耳朵外部的活動，而是說它內部耳膜的震動，觸覺也是一樣：假使你的手平放在一個鑰匙上，如果你的肌肉不作些窺探的動作，你便決不會辨出它的形狀。我的結論是：活動同領悟是緊相配合的。

郝：你爲什麼說這個？

部：不久你就要知道；請你說給我：一切活動和移動，不是必須要互相繼續嗎？

郝：是的，必須是！

部：如果領悟與活動這樣有關係，所以一切領悟也是互相繼續的。

郝：應該是這樣！

部：那麼現在請你回答我：繼續物能不能領悟繼續物？一個連續體，假使是有理智的——這種假定當然是錯誤的——能不能認識別的連續體？能不能認識它自己？

郝………

郝：認識連續體的主要條件，便是應該有一個標準單位，這就是說，認識連續體，我們不應該是連續的，而應該是一個標準單位，你說對不對呢？

郝：你的理由是堅決無疑的！

郝：那麼單純的領悟不能認識連續體。

郝：我們已經說過了。

郝：所以也不能領悟繼續的移動。

郝：我知道你願意說的話；可是我現在預料到一個事情……

郝：什麼事？

郝：不論怎樣說，我是要拋棄你上邊的確定，因為我的狗領悟牠的名字；雖然牠的名字是繼續移動的，可是牠能同時領悟牠的整個名字，請你調整你的說法吧！

郝：一切都已調整好，你還願意什麼呢？我不會再有別的決定了，我的理由是正確的，我不是在上邊已經證明了嗎？牠領悟牠的名字，同時牠又不領悟牠的名字。

郝：好一個天才家的定斷！天亮了，天又不亮！

郝：你的狗領悟牠的名字，可是牠又讓這名字逃走了。

郝：這是怎樣說呢？

郝：這就是說：牠領悟牠的名字，是一種非精神的態度，至於那純精神的領悟，牠却把牠放走了。這種說法，你滿意嗎？

郝：在你未講明這兩種領悟之前，我是不會滿意的！

郝：所以你好好聽着！幾時外界的事物，刺激我們時，你想刺激物停止作用後，我們的感覺便立刻停止嗎？一塊小

鋼片，在被震動後，還會顫動很長的時間，何況對於動物呢！在有機體內發生很小的刺激後，這種感覺便會漸漸伸展到全身，同時在他全身仿造出一種冗長的感覺，而這種感覺亦無異於最初的感覺，所以你的狗聽見一個音節後，立刻使牠發生一種感覺，而後牠又聽到第二個音節，但是在這裏牠所有的感覺，決不是單聽到第二個音節所有的感覺，因為第一個音節還會繼續在牠身上發生影響，你明白嗎？

郝：啊！……

郝：當我們讀出許多字後，每個音節是不是會影響繼續的音節？假使若就它們在聽者身上所保留的音的反響來說，每個音節又都是不相同的。

郝：你所說的這種現象是人人知道的，另外對於視官最顯明：我們的視官會把我們已經看過的顏色，同現在所看的顏色相配合起來。

郝：郝利思，所以為 Baghera 的領悟和感覺，我們要說：當牠聽見一個音節後，又聽到第二個音節，牠的感覺決不是如同祇聽見一個音節一樣！

郝：我不反對。

郝：若是把牠的名字調換次序，那麼為牠的感覺也不相同吧！

郝：很對！假使我喚我的狗 Ragdeba，牠一定不會領悟！

郝：如果喚牠的聲調有了變化，我想牠也不能領悟牠的名字吧？

郝：的確！

郝：我們現在應該回到 Baghera 問題上了，如果人家在牠面前呼那三個字：Baghera，當牠聽到第三個音節時，是否還力餘地聽到前兩個音節呢？

郝：那很好！

郝：這三個音節是互相繼續的，那麼你的狗也領悟繼續物的。



郝：我早就這樣說！

郝：牠聽見牠的名字的聲音，就好像眼睛在一種顏色裏看見許多光線一樣。——但是你要小心！這樣的音節，再互相繼續了，……你曉得這些音節像似什麼嗎？

郝：像似什麼呢？

郝：像似那些脫了項鍊繩的項珠，誰有那些脫離項鍊繩的項珠，就可以說誰有項鍊，可是同時他又應該說沒有項鍊，因為他所有的項鍊，也不過是些珠子而已！他並沒有真的項鍊，同樣，誰領悟那些缺少以鍊子為連續的繼續物，誰就同時領悟繼續物，也不領悟繼續物，你的狗就有這樣的領悟。不是唯有那認識這種繼續物的東西，才能超出這種繼續物以外嗎？

郝：對！單有這樣的東西。

郝：那麼也祇有這樣的東西是超越時間的。

郝：你說的對！

郝：是否祇有這樣的東西，是有靈性的呢？

郝：毫無異議！

郝：所以這樣說來，你的狗有一個魂，可以說牠的魂却不是有靈性的，牠的確能夠領悟牠的名字，而牠永遠只不過是隻狗！

郝：啊！邵罪路，你真是一個幻想家！我以前的難題，經過你的解釋後，只不過是些嚇人的木偶！可是你知道在這奇遇中，什麼最使我受驚嗎？

郝：什麼事？

郝：那就是由你所證明的小事中，抽出這樣嚴重的一個結論：在有意識的自覺及單純的領悟之中，分辨出人和禽獸來，這是多麼值得審察的問題！邵罪路，你的辯證法有時使人不能忍耐，你進行的太慢了，並且還總在一個問

題裏打轉，你爲什麼不快地將它跳過去呢？別人着急地高喊：「快一點！快一點！」可是你總是那麼緩慢地前進，就好像一個人在窄路上小心翼翼地邁進一樣！但是結果會得到報酬的，在你談話的最後轉彎處，人家好似碰見一座大山或大海！

郝：郝利思，你說的很好！我們所努力發見的，堪當用這些大自然的景象來比喻！從我們的談話裏，發見了一切牲畜的心理。

郝：這是我以前所想到的，牲畜的內心生活——牲畜的魂，以及我們對於牲畜之魂的觀念，應該受以上事實的支配：禽獸在牠自己的感覺中迷路了，唯有人能熟思己身，也唯有人能對着自己的那些動作而說「我」，可是我們怎能進一步地明瞭這個問題呢？當我注視狗的眼睛時，我很願意進入他的體內研究牠的魂！

郝：最主要的，我們應該好好研究在人身上所發生的事實，我們說人的思想明瞭自己……但是你知道其中包括什麼東西嗎？假使思想若先把自己剖分爲二，它便決不能認識自己；我說的不很好，因爲這思想，當它思想它自己時，是更奇特的，也更是不易使人相信的。但是既然因着我內心顯明的深刻經驗作證，我有勇氣告訴你：我們的思想，一方面雖是一個，而它却剖分爲二，……這是多麼希奇的事！當它看自己時，如同我們的眼睛一樣：眼睛同物體中間，當有相當的距離，以便適合他的視力，過遠和過近的物體，我們的眼睛不是都看不見嗎？這樣，思想祇離開自己一下，便一眼看到自己按着時間展開的繼續動作，恐怕在這裏你要懷疑，因爲在這裏有一種奇怪的事實，思想在這環境下，很難保存長久，……你可以相信下面的事實是不错的，就是：如果這種思想沒有一種方法保存自己，便很難長久地存在，在這思想剖分自己而又管制自己的動作中，它有一個奇特的發見，同時又是天然的發見！……

郝：快說！思想發見了什麼？我立刻願意知道。

郝：郝利思，思想發見了標記。

郝：標記？

部：是的！有時思念顯示出來，可是這些思念比雲霧更易消散，比幻夢更可懷疑，它於是發見一種方法，把這些思念用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，好能將這些易逝的暫時思念保留住。它先用姿勢表達，以後用圖表或聲音的標記，也就是利用它這種技巧，它有力地來支配它的種種動作，這就好像一位工程師支配他的工人一樣，你懂嗎？它的動作，它自己的動作，從此時便隸屬於他的權下。

郝……

部：請看那些大幾何家，……請你設想他們中的一個正在研究一個幾何學的問題，你看他在一張白紙上畫圖，給別人解釋他的理由，……他所用的那些看得見的符號，便是他的思想。他的推理在頭腦裏能以組織的這麼邏輯，進行的這樣順利，都是因為他具體表現的緣故。現在你猜想一個缺少有意識自覺的動物心理嗎？你猜到一個牲畜的內心生活嗎？

郝：我想我明白了；因為牠缺少利用標記的有意識的自覺，所以一切牲畜不能推理。

部：你說的還不很對，因為有不少的牲畜會推理的，有時牠們比人還推論得好，請你聽我在動物園中所見的一個事實，這是經過四個時期的一段歷史：有一隻被關在籠內的猴子，願意吃籠外的一個櫻桃，第一時期，牠用爪拿到一根椶樹枝，第二時期，牠以樹枝作為器具，試驗能否得到籠外的櫻桃；因為樹枝短，櫻桃遠，仍舊得不到，第三時期，牠用這個樹枝，又取得一根較長的樹枝。第四期，牠用這較長的樹枝，達到目的了，我們能說這隻猴子不會發明嗎？……至少牠會把牠的領悟應用在這特殊的情況下，並且牠用了適當的方法，以達到牠的目的，這不應該說牠會推理嗎？

郝：好像是，可是現在我又莫明其妙了！

部：這是十分簡單的；牲畜會推理，可是牠不能觀察牠自己的動作，也不能管制，更不能領導牠的推理。

郝：那麼這種推理怎樣被領導呢？

部：是推理領導自己，爲了這個緣故，牲畜決不會作深遠的推論，假使牠若能衝破兩個三段推論法，我們便相信這

是一個奇跡！你若喜歡，我能這樣說：牲畜被一種盲目的思想領導着，這種盲目的思想，有時會整個兒被一種固定的觀念強佔，常可能動作時，它便促使牲畜的動作，這叫做「本能」。有時牲畜也能獲得行動的觀念，可是牠決不能認識這些觀念，我們可以說：牠不能支配牠的觀念，而牠的觀念反來支配牠，故此牠的推理是極不堅固，也是極不精緻的。無疑的，這種盲目的思想決不會領導自己，可是它自己所不能作到的，有別的來代替它作，這就是人能訓練牲畜，使牲畜仿效一種智慧的動作，你見過有智慧的馬沒有？

郝：你是說那會算術的馬嗎？……我很懷疑那件事！

郝：你懷疑的不是沒有理由，可是普通說來，誰若否認牲畜有領悟的能力，誰就無法明瞭牲畜的動作，我已經給你說了：在牲畜的身體內，有一種東西在思想。

郝：爲什麼這個思想的東西不是精神呢？

郝：因爲這個思想的東西不思想自己。

郝：我不明白這個事。

郝：請你設想一個夢遊者，他享受在睡夢中所有的快樂，可是他不知道他所享受的，也不曉得他是在作夢，這就好像似牲畜的魂。

郝：啊！……

郝：你還應該明白，牲畜的魂不能綜合流動的時間，因爲牠同時間一齊向前奔流，這好似：牠爲使自己再現，便不停地逃脫自己的存在，但是這裏有問題：牠既是隨着時間變化，那怎能把前後的兩種動作連接起來呢？

郝：你可以任意說，我的狗的動作只是使自己互相繼續，很顯明的，我的狗也會將這些動作連合起來，並且還是一種邏輯的力量，因爲牠的動作，受一種思想來支配。你不是方才說過嗎？牲畜也會推理。

郝：郝利思，我再說一次：牠推理可是推理，但是沒有理智和意志，幾時猴子利用樹枝得到櫻桃，牠並非被理智推動而這樣做，因爲牠的推理同牠自己是不可分的，牠的思想就是牠的肢體，也就是牠的一切動作。我們說牲畜

會推理，這是因着牲畜同人的一點相似而被騙了！實際上，牲畜決不會推理的。

郝：好！但是在牲畜身上所有的那些動作，祇用傾向和機會的化合不足以解釋，必須還有一種東西，用它來計算過去，同時也當有一種方法，將過去的事實引到現在，也把過去的事實同現在的接合起來。

郝：你說的很好！牲畜是有記憶的，假使牲畜沒有記憶，任何動物也不會有領悟，因着記憶，習慣，及各種器官的組織，牠將所做過的事，和所發生過的變化，都一一銘記下來，……你要記得我這句話，牲畜雖然在時時刻刻地變化着，可是牠總不會是整個兒變成新的，牠時時繼承自己，牠好似支持住「過去的牠」的存在；牠的魂不間斷地已經變成過去的現在逐出，而跳入變成現在的將來裏。你明瞭我所說的，牲畜從現在跳入將來嗎？這是我們主觀的一種說法，我這樣說，也是爲使人認清牠：牲畜決不會回憶自己，因爲牠什麼也不知道，牠不能同人一樣，按着時間來回憶，牠好像一個充滿電流的電池，又好似一個滿注清水的池子，也好像一個發條，上了好了弦，讓它慢慢地展開。

郝：這是多麼美妙的心理學！人們因此可以知道思想的動作和效用，……至少可以認識思想。

郝：這是說，我們認清了靈性的幾種動作，至少認清了靈性的基本特點，靠這特點，一切才能進步！郝利思，你知道這種基本特點嗎？請你再說一次！

郝：就是靠着這特點，人能回憶自己：領悟自己所領悟的，認識自己所認識的，思想自己所思想的，計劃自己所計劃過的。

郝：一樣的事實，同時發生於人和牲畜，是否有同樣的領悟呢？

郝：這兩種領悟決不是相同的：人領悟事實，而又統制事實，人是位於事實以外的，也是超越時間的；牲畜領悟事實，而不能脫離牠所領悟的事實，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，牲畜沒有靈性。

郝：郝利思，你回答的很好！你是一個好牧童，別人託你牧放的觀念，你都好好地牧放着，使它們發育長成！……可是現在已經到了時候，你喚你的狗一聲，我們倆的談話，使牠睡熟了，你應該給牠解釋我們的結論！

郝：Baghéra！

郝：你看牠在跳躍，牠已表示出領悟你的呼喚。

郝：你看！現在牠在舐我。

郝：這正是牠推理呢！牠彷彿我們人用方法以達到目的，牠也用諂媚，希望人給牠東西吃！……Baghéra！Baghéra！  
你並不是聰明的，可是在你的身體內有一種智慧存在，你不過是一個觀念的經過處，或者更好說，是一個觀念的旅店。……

郝：這個觀念也是生活的……在它模彷彿你以後，它使你動作；你的身體把觀念化成肉體，更好說：它倆化合成一個，你的觀念消失在你的肉體內，而你的身體又賴這觀念而生存！

郝：Baghéra！Baghéra！我正思想着你，我便替你做了你所不能做的事，你要記住，是我完成了你！你因着我的思想作用，而變成一個被思想的思想！換句話說，你又變成思想着的思想！……  
郝：可是狗啊！這不是在你的體內，也不是因着你的觀念而使你有這種完成！……

郝：否則，你就有靈性了！

郝：狗啊！你只是一個被計劃的草稿！

郝：你只是一種有理智的仿造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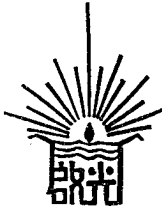
郝：一個有理智的肖像，然而不是美麗的肖像！

郝：呀！郝利思，我們在做什麼？我怕我們倆要變成富有情感的詩人了！

郝：也許有人要嘲笑我們！

郝：啊！怕什麼呢？祇有你的狗聽見我們的談話，可是牠並不懂！……再會吧，郝利思，謝謝您！  
郝：郝羅路，再會！

10



# 天 津 崇 德 堂

## 已出版的書

### 公教前途展望

徐雅爾著  
蕭先義譯

在這摩登的世界裏一種新的文化在醞釀着有誰要給它一種啓示？共產主義或天主教？

在公教前途展望這本小冊子裏現代思潮的權威，巴黎總主教徐雅爾樞機，清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，誰願認識現代也改善現代不得不讀這書。

## 將出版的書

### 天主的意味

徐雅爾著  
蕭先義譯

本書大旨首先痛陳人類脫離主的怪現象然後敘述，歸向天主的理由與作法，言詞懇切說理詳盡，對當今教友多所指導。
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(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)

人的靈性 (全一冊)

著者 Auguste Valensin

譯者 王 繼 文

發行者 天津市營口道二十二號  
天津崇德堂

印刷者 協和印書局  
北平東廠胡同十七號



10  
174422